

第六十三章 再見長公主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沉默了很久，終於還是打消了讓言冰雲布置此事的念頭，一方麵是他要保證洪竹的安全，另一方麵就是，他清楚小言公子這張冷漠外表下對於慶國朝廷的忠誠，這種險，斷然不能隨便冒。

他看著言冰雲並不怎麼健康的麵色，皺了皺眉頭，回身將手指頭搭在了言冰雲的腕間，頓了頓。

言冰雲心頭微微吃驚，臉上卻依然是冰霜一片，沒有絲毫反應。

“身體怎麼差成這樣了？”範閑皺眉說道：“聽說你這幾天都沒有回府？”

言冰雲隨手整理著桌上的卷宗，應道：“天牢裏關著三十幾名京官，天天都有人上大理寺喊冤，又急著把所事的事情整理清楚，兩邊一逼，哪裏還有時間出這院子。”

範閑注意到密室內一片整潔，包括那張大木桌上的卷宗也是分門別類，擺放的極為整齊，不由笑了起來：“這間房子比院長在的時候還要清爽一些，看來你確實挺習慣做這個行當。”

言冰雲也覺著有些乏困，伸著兩隻指頭用力地捏揉著眉心的皮膚，直將那片白皙全捏成了紅色，才讓他的精神恢復了一些。

“回去吧。”範閑看著這幕直是搖頭。

言冰雲沒有理會他，又取出一封卷宗開始細細審看，頭微微低著，輕聲說道：“你要打二皇子，打了這麼多人，總要人處理。你和院長大人都愛偷懶，可是監察院總不能靠一群懶人撐著。”

範閑聽出了一絲埋怨味道，反而笑了起來。

言冰雲似乎很不適應範閑盯著自己的辦公，半晌後合上卷宗。抬起頭來說道：“雖然說二皇子在朝中的勢力被你拔光了，但我想提醒大人您一點。”

“什麼事？”

“你隻是確去了二皇子身邊的枝葉。”言冰雲平靜說道：“他身下最粗壯地那棵樹，你的斧子並沒有能夠砍進去。”

範閑知道言冰雲說的是葉家，那個遠在定州牧馬，但五天可至京都，家中供奉著一位大宗師的葉家。自從二皇子與葉靈兒成親之後，毫無疑問，二皇子地靠山除了長公主之外，更多了葉家這麼一棵參天大樹。

此次京都夜襲計劃，隻是將二皇子在朝中的中堅官員和隨身的武力清除幹淨。卻沒有對葉家造成任何損失。隻要葉家仍然堅立於定州，二皇子便沒有經受真正的損害。

範閑歎了一口氣，有些無奈。他本來是指望用山穀狙殺時繳獲的三座城弩，把葉家也拖進水裏，但是誰也沒有想到，北齊小皇帝的國書私信，遙自萬裏之外的問候。卻逼得南慶朝廷就此中斷了調查，讓範閑想去栽贓葉家也沒有辦法。

“葉家的事情以後再說吧。”

言冰雲看了他一眼，皺眉說道：“二殿下下的根基在葉家。不過正因為如此，他如今對於長公主的依賴程度就降低了...

這位範閑最倚靠地頭腦，話有不盡之意，深入範閑之心，他無來由地心中一震，聯想到今天得知的那個絕密消息，開始嗅到一絲不一樣的氣味不論長公主當年明著扶持太子，還是暗中支持二皇子，那位瘋狂而厲害地女人手段。所為的，自然是這兩個侄子日後登基，卻依然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。

長公主李雲睿，是一位眼光極其廣闊的厲害人物，她所求不小，如今的二皇子有葉家做靠山，對她地依賴降低，那自然也就說明，日後若是二皇子登基，她如果想隱在幕後操控，難度也會大上許多。

難道...

一念及此，範閑心頭微動，旋即冷笑說道：“太子...是沒有什麼前途了，老二，終究還是要被打下去的。”

言冰雲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雖說監察院一向不參入皇子之爭，可是這條隱形的規矩，自從範閑接手監察院以來，早已逐漸破了，可是範閑憑什麼就認定了聖眷尤在，太後格外疼愛地太子殿下，就一點機會沒有？

範閑自然不會向他解釋什麼，皺著眉頭說道：“傳話給蘇文茂和夏棲飛，讓他們兩個人做好準備...收網。”

言冰雲盯著範閑的眼睛說道：“江南事盡在掌握中，可是要一刀砍下去...似乎沒有什麼把握，畢竟京裏在看著...除非京裏的局勢忽然出現什麼大的變動。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，知道自己無意間的那句話，讓心思縝密的小言公子猜到了什麼，他和聲解釋道：“隻是提前準備，京都局勢就算一年間不變，可是明家的事情，陛下也不能再容忍下去了。”

言冰雲聽著是陛下的意思，才稍減心頭疑惑，問道：“要收到什麼程度？”

範閑沉默了片刻，微微有些走神，這一年在江南的繁複安排與風和日麗下隱著地危險，如同一幕幕畫麵，像走馬燈似地在他眼前翻轉，內庫三大坊的人頭，小島上漫山遍野的死屍，內庫裏明青達的昏倒，蘇州府的官司，明老太君的意外自縊死亡，明六爺的入獄被殺，明老七的突然現世...

明家已經是他手中提著的一個螞蚱，可是究竟做到什麼程度，還需要範閑點頭。

“那個天下第一富家，比皇宮裏也幹淨不到哪裏去。”範閑在心裏自言自語，對言冰雲輕聲說道：“收到底。你安排錢莊的人做事，另外明圓裏的人，是可以殺幾個的。”

言冰雲知道埋了一年的大棋子終於要動作起來，那個名義上出身沈家與東夷城的錢莊，本來就是言冰雲安排，他自然知道怎樣去對付明家，隻是他一直沒有查清楚那個錢莊裏真實銀兩的來源，此時看著範閑，他終於忍不住壓低了聲音說道：“我不理會江南那筆錢到底是從哪裏來的，但是提請大人注意，千萬不要是...北齊的。”

聽到言冰雲一語猜中，但範閑怎會承認，自嘲說道：“不要忘了我母親是誰，除了內庫，總還是要給我留些碎銀子花花。”

言冰雲搖了搖頭，相信了範閑的解釋，畢竟誰都知道葉家當年的底子是何其雄厚。

...

坐在回府的馬車上，範閑胸中有些失落的感覺，並不是因為自己空跑了一趟監察院，卻不敢讓言冰雲參與到皇宮那件事情當中，而是因為他終於確認了，對於言冰雲這些年輕一代的慶國俊彥而言，慶國和皇帝的利益，一統天下的榮光，才是真正至高無上的準則。

言冰雲一直為範閑盡心盡力，那是因為範閑所做的一切事情，無不合乎慶國的利益。而一旦範閑將來如果...真的變成那種角色，他會怎樣看待交情深厚的提司大人呢？

範閑知道這是必然的事情，畢竟所有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時代當中，自己有前世的經驗，所以可以把這天下的國度之別看的淡些，但他不能就此來要求別人。

那是不合理。也不合情地要求。

言冰雲在範閑身邊的角色本來就有些模糊，他不是啟年小組的人，卻是範閑的親信，參與了他絕大部分行動。尤其是去年在江南地規劃，基本上上是他一手做出來的。範閑如今清醒地認識到了這點之後，下了決心，關於自己與北齊的交易，那些最深層的內核，還是先不要讓小言公子觸碰了。，，隻是監察院此行，卻有個極為重要和急迫的問題沒有解決，如何和洪竹接上頭？範閑坐在馬車上以肘支頰，皺眉難舒。

不料回了範府，卻聽到了一個令他極為意外的旨意。而他馬上敏銳的捕捉到，要向洪竹確認這件事情，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機會。

旨意不是來自皇帝陛下。而是來自那位一直比較沉默的皇太後。慶國以孝治天下，皇帝更是萬民表率，所以這位皇太後雖然沉默居多，但沒有任何一個人敢輕視那位垂垂老婦真正的影響力。

太後？意是在範閑離府那一刻便到了，特？傳範閑入宮。不料範閑卻偷偷摸了出去，傳旨地太監隻得一直等著。

...

範閑微微偏頭聽著柳氏在耳邊輕聲的話語，看了一眼那位早已等的焦頭爛額地姚太監。忍不住笑了起來。本來以他

的能力想摸進皇宮裏,除非五竹叔在自己身邊,才有把握瞞過洪老太監的耳目,而如果今天晚上自己就住在宮裏...想和洪竹碰頭,難度就會小很多。

而且自己是個男子,肯定不可能住在後宮,隻可能在皇城前片尋個房間,做起事情來,也比較方便。

隻是他此時還不明白。皇太後急著宣自己進宮究竟是為了什麼。

...

等到和婉兒二人牽著手從含光殿裏退了出來時,範閑忍不住為難地歎了一口氣,此時的他才明白,老人家讓自己入宮,居然是為了逼自己和婉兒去廣信宮拜見自己的嶽母長公主!

太後並不希望自己地後代們亂成一團,範閑回京後入宮幾次,一直避著長公主,這個事實,讓太後有些不愉快,她決定用自己手中的權力,彌補一下晚輩們之間的縫隙,趁著婉兒在宮裏地機會,便將範閑召進宮去。,,天時已暮,皇宮裏有些昏暗,婉兒擔憂地看了一眼範閑的臉色,嘟著嘴說道:“我可不想去廣信宮。”

範閑苦笑著安慰道:“長公主畢竟是你母親,怎麼說也是要見一麵的。”話是這般說著,但他的心跳卻是逐漸加快了起來。

林婉兒認真看著他說道:“我知道你也是不想見母親的,要不然咱們偷偷出宮吧?”

範閑忍不住失笑道:“仔細太後老祖宗打殺了你我這兩個不懂事的小混蛋。”

前方不遠處,廣信宮的宮門已經開了一角,幾名宮女正低眉順眼地候著這二位的到來,仔細說來,範閑與婉兒理應是廣信宮的半個主人,是隻,是這古怪地世事,早已讓他們與這宮殿的關係,變得有些冰冷與奇異起來。

範閑溫和笑著看了一眼那幾名宮女,他的眼力極毒,一眼便瞧出這幾位宮女與他初入廣信宮時相似,都有極強的修為。

從宮門一角穿進去,撲麵便是一陣微風,風意極寒,範閑想到宮裏的那位女子,便忍不住打了個寒噤。

...

“依晨過來,讓我瞧瞧。”

長公主李雲睿在殿外就迎著了,語氣雖然強行保持著平靜,但範閑還是能聽出來一絲極細微的異樣,他微訝地抬頭望去,隻見長公主望著身旁的妻子發怔。

婉兒咬了咬厚厚的下嘴唇,手掌攥著相公的手,死死不肯放。

範閑輕柔地拍了拍她的手背,給了她以足夠的鼓勵。

婉兒定了定神,走上前去,對著石階上的那位宮裝麗人微微一福,輕聲說道:“見過母親。”

她的聲音極低極細,說不出的不自然。

長公主怔怔地看著自己的親生女兒,本來略有幾分期待的麵色驟然平靜了下來,淡淡說道:“最近可好?”

範閑皺了皺眉,有些不自在地咳了一聲,湊到婉兒身邊,笑著說道:“見過嶽母大人。”

長公主看著他,清美絕倫的麵容上浮現出一絲詭異的笑意,說道:“你還知道來看本宮?”

不知為何,長公主與婉兒母女間顯得有些冷漠,偏生她對範閑說話卻是十分隨便。也幸得被範閑這麼一打岔,石階上的氣氛才鬆了些,長公主牽著林婉兒的手,並排站在了石階上,她對院中的宮女吩咐了幾聲什麼,便準備往殿裏行去。

範閑半抬著頭,看著石階上的兩個女子,有些好笑地發現,婉兒和她母親長的確實不太像,隻是長公主不知如何保養的,竟還是如此年輕,二人站在一排,不似母女,更像兩朵姐妹花。

隻不過婉兒雖已嫁為人婦,可依然脫不了三分青澀,而長公主卻早已盛放,經年不凋,如一朵盛顏開放著的牡丹...奪人眼目。

廣信宮裏早已安排了晚宴,沒有什麼外人,就是長公主與他們小兩口三人。此時在席上略說了會兒話,婉兒終於放鬆

了些,加之母女天性,看著長公主的目光也溫柔了起來。

長公主似乎很高興婉兒的這個變化,說話的聲音也開始呈現一種真實地柔和。不知道說到了什麼時候,她竟歎了一口氣,幽幽說道:“在你的眼中,我這個母親。隻怕做的是相當差勁...”

林婉兒眼圈一紅,直欲落下淚來,她自幼在宮中吃百宮飯長大,雖然備受老太後疼愛,可是女兒家的,哪有不思念自己母親的道理,此時在母親身邊聽著這等溫柔話語,心中百般情緒交雜,不知如何言語。

範閑坐在下手方看到那並排坐著的母女,微微一笑。這對母女一位是慶國第一美人兒,一位是自己心目中的第一美人,此時看著。怎能不賞心悅目?但他不得不鬱悶的承認,自己的妻子,確實長的不如丈母娘。

尤其是今日的長公主,美麗容顏、朱唇明眸依舊,如黑瀑般的長發盤起如舊。較諸往日卻流露了幾絲難得一見的真實情緒,並不如傳說中的一味嬌怯。這反而略發讓她地絕世美麗生動了起來。

席間兩位女子說話的聲音越來越輕了,也越來越自在了。

他並不意外能看見這種場景,因為他對於人性始終還是有信心的,長公主即便再瘋,但她畢竟也是個母親。

在範閑看來,這位不稱職地母親,與前世那些在洗手間裏生Baby的腦殘初中女學生,沒有什麼兩樣,這些年過去了。她總該有些歉疚,有些醒悟才是。

身後的宮女為他斟滿了杯中酒,他一杯飲盡,喉間絲絲的辣痛,這五糧液的味道,果然有些醇美無雙,隻是...怎叫人有些鬱結失落了起來?

他望著長公主地眼光並無異樣,心中情緒卻開始翻騰,總在想著,這樣一位絕世佳人,卻為什麼走上了這樣一條人生道路?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